玉堂薈記

玉堂薈記卷之三

菏水楊士聰朝徹撰

癸未九月經筵進講君子有九思一節余先期撰講章送閣進規處有聖不自聖一語井研使中書來曰此語上所最厭宜改之余卽易以別語因思堯兢舜業古來帝王憂勤不已無非不自聖之一念何至以爲厭矣區區小臣不敢謬執己見井研恐不得辭其責

辛未羅萸江喻義送講章於閣烏程令改不肯遂至疏參言舊例惟經筵進規多於正講日講則正講多進規少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例駁改不聽自媿不能表率後進云云乃下部議處部議云、聖聰天縱而喻

義曉曉多言遂以閒住處之夫講章豈有二例況多少之間惟視文義盡否又非有一定之限也烏程不過借題以處羅耳乃如部議天縱不須多言安用講書爲也一忮一諛後來講官無所措手矣

日講與　上共凭一几寘講章其上以牙籤倒讀非預誦精熟往往致誤短視者尤苦之何香山爲講官時講尚書至弗慮胡獲弗爲胡成冥然不記遂不能終講翌日上疏引罪韓芹城四維壬午冬杪自少司成加中允爲講官舊本短視牙籤所指多非其處講未及半偶有遺忘不能復措一語而罷又數日復然乃自陳怔忡健忘於是準辭日講但帶官銜佐成均也

上不喜忌諱一日講春秋越過宰咺來歸仲子之賵一條　上問何爲遺此不講蓋宰咺稱名以見宰之非宰疑講官爲執政諱也其實諱賵字耳至子疾病二章從來不以進講　上皆令補進其時王素公錫袞爲講官乃以天字主義言聖與天道無論死生疾病無往非天故曰吾誰欺欺天乎議論儘有關係但進講須誦本文末節死於臣之手及死於道路是何等語旃廈之上無故宣此不祥之語似亦非所宜也

春秋講章與他經頗異多不用進規每講僅一條甚至意義少者寥寥數言而畢但以一人專講不復更替爲勞宜與師秉政時越次而用劉肩平若宰乙丑諸公甚

不平宜興師不顧也脅平講官三年敘升至諭德反在乙丑諸公之前癸酉冬漸有柄用消息或云因爲講官而用力於内也一日早朝有遺匿名單於左掖門内者多言閹門及鄉黨間事儘不堪道一時鬨傳劉不自安因乞假歸無幾郎以病卒此可爲詞林躁進者之戒
王素公錫袞雲南人方署吏部印又爲講官每於事隙撰講章以進是時　上或連數日御講王不廢部務每日撰講肄習精熟至於不遑寢食而因講納忠往往而有一日講禹吾無間然矣一節進規處略去各項獨重溝洫言江南水利極其詳盡其於東南財賦之地裨益良多但河北水旱非溝洫所能救東土諸泉以漕運故

尾閭洩之民不得涓滴之用而荒盜以來蒿萊盈野雖
神禹復出將如之何夫天下大勢錢穀財賦則重在江南
兵形勝又重在河北近日傳司農楙訓將邊腹餉款入
不副出之數刊刻成書每遇朝臣有蠲逋之請概從庋
閣但送餉款一冊不復議覆余壬午入都請蠲七州縣
逋額司農亦以此法應之吾恐天時人事兩值其窮將
來釀禍豈但入不副出而已天下大計非可與貧窶作
家量入爲出者比乃不酌量緩急而欲概杜請蠲者之
口憂國者不當如是也
庚辰秋　上傳諭欲素食終身以　聖母早崩不及養
故也此殆託言或別有所感而爲之也一時輔臣有揭

季印渚紹賢有疏大要爲　主上愛口腹謂不宜以淡薄自苦自古帝王之孝不須如此而已　上皆優答不允不知此等揭疏何所見而爲之夫　上之感動及此必有大不安於中者乃不能引類暢言以成就君德而反言不宜淡薄何其言之陋也余謂宜備極贊美而更推廣言之　皇上以　聖母故素食終身大孝至仁千古無兩但帝王以天地爲一家民物爲一身則仁孝又不止在素食也素食之意將以惜物力則買辦需索造作進奉以至非時之賞賚鋪墊之羨贏何者不當裁節將以惜物命則緝獲聽斷拷訊駮讞以至財與命相連泣與情兩乖何者不當寬貸推此類言之使天下無一

浪費無一銜冤其爲素食也大矣撰之　聖母之心何等欣慰卽日御水陸之味何損於仁孝之一毫今議裁議減多在外庭而監局之中其盈縮任意谿壑無厭者自若也爰書之重一駮一加至於加無可加比無可比但言奉旨從重而已甚者廠衞緝獲卽爲平反所不及什有九死萬一得生而其家已破封疆之事聞殺督撫不聞殺總兵也閒有總兵乃其庸瑣無能爲者故總兵益驁督撫益危皆非所以惜物命也持此不變而避腥羶茹蔬果將恐　聖母在天之靈有愀然不樂已耳以此進規　上未必怒何諸人之疏絕無此意失悟主之機沮爲善之路良可惜也夫

李西野化龍山西人考選部擬御史　上自改爲給事中到任之日上疏自言臣才能譾劣僅擬御史已爲過分不知　皇上何所取於臣而特改爲科恩則厚矣臣伏自循省求其所以當改者而不可得也此言可謂切中出於自言尤人情所不肯　上怒甚降調尋以假去不復起其與李互易者爲臺中胡某試卷中有瞪目而視語爲　上所塗因易之或言吏部進卷之日胡夢大雨雷震西北奮起一龍失驚而寤及　旨下易己者乃山西李化龍也亦奇矣

是次考選亦有眞定府同知許自表以原擬御史黎玉田易之自此遂開內改之端而當事者漸至用以行私

矣黎爲同知半年升昌平僉事踰月遂升遼東巡撫許以明經起家既得御史管京差踰年挨次當按宣大意憚於往乃疏參烏程得旨降調補上林署丞由此觀之未見其當易也

己卯考選亦有內改數人吳昌時以部擬禮科改部屬而韓城之怨由此結矣是時　上自命題復河套議凡言不可復者卽入選或云武陵密議棄遼東畫關爲守故以復套爲比未知其果然否也

張虛舟作楫戊寅有疏論高起潛　上怒責令回話方鐙下擬草所坐室中磔磔有聲槅扇一時俱開出視之寂無一人張甚懼自意當得禍不測但業已論事無可

如何默坐久之再理前草及疏上止於降調乃知鬼神弄人有志之士决不爲所愚也

吏部侍郎張提宜興師之私人即烏程之蔡奕琛也蔡無日不至烏程家張亦無日不至宜興家宜興去而張爲少宰如故一旦太宰缺人屢推未用垣中呂黄鐘上疏言何不於侍郎中特用一人中書喬可聘駁之謂侍郎止有二人其一詞林無升太宰例非擁戴張提而何呂因舉詞林爲太宰者以辨時賀江夏在吏部不聞以知人擅長且自有詞林本等之官安見其當爲太宰呂此疏出而其擁戴益不可揜故未幾即轉年例然而張如故也會乙亥內察將及御史劉宗祥素有貪聲自知

不免乃發揑與己私書有當事者專欲用內等語意指
鳥程也有旨詰張張乃以開仕去劉因免於察典旋升
江西巡撫夫以不易夫之張揑而劉能去之不爲無功
但發人私書非正人君子事況卽與己之書乎以此逃
察其人不足敬矣
省中蔣德璟卽晉江相君之弟亦因察典將近上疏參
房之騏奉旨云國博考選原係舊典何言無例時之騏
爲太學博士議與考也蔣欲借此建言而不知房之與
考先從政府得之也疏旣被駁蔣竟以察處蔣與劉均
一借題但有工拙之異耳要之蔣之心事乃可對人劉
之心事乃不可以告妻子也主察者避其所忌而甘心

於其所易與亦大憒憒矣

曾就義江西人也作縣頗著淸名戊寅考選御試疏中稱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盡廉郎稍從加派以濟軍需未爲不可　上喜其說遂擢第一入詞林未幾郎有勦餉練餉之加實困曾議而決計也夫爲政須令有餘地雖堯舜在上不能使吏皆廉吏未必廉而加者眞加困者乃眞困也曾豈眞昧乎此不過一時逢迎姑借以爲功名地耳曾進館未久復上民爲邦本一疏得非有所不安於中而欲以此捄前言之失乎或曰就義前後兩截可謂逆取而順守矣又半年許以疾卒於任夫國計民生何等重大而昧心妄言以博己之一官

此天地　祖宗所不容曾之死益陰禍也
漕運舊例有土宜換棗之說沿襲旣久幷帶客貨　神
廟年閒所帶日多運軍以此爲生計視船如家甚愛惜
之其有淺阻之處自僱剝船公私兩濟益未有私貨得
達而反憂官糧之不達者　祖制寓意深且遠矣邇以
運事遲滯一切嚴禁間遇私載則沒入其貨而加重罪
焉運軍日貧商販裹足剝載旣已無力一旦淺阻在前
惟袖手而觀諉罪於河道甚且有燒船以圖賴棄船而
潛逃者何者非所愛也自古王道本乎人情利之所在
人爭趨之乃因以集事故私不妨公王者所不靳也不
然適足以致誤而已夫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士大夫猶

或難之而以責之運軍此萬不可得之數也善謀國者宜熟思而愼處之

丙子春有歲貢生某者忘其姓名伏闕上書　上命取覽以其所言無當而罷之然其言亦有所見如云驛遞裁減而轎槓等夫去而爲賊則復驛遞爲平賊急著一時或笑其迂不知此實至言天生此食力之民往來道路博分文以給朝夕一旦無所施其力不去而爲賊將安所得食乎後有自秦晉中州來者言所禽之賊多係驛遞夫役其肩有痕易辨也乃知此生之言不謬夫言有可采卽芻蕘不廢況貢生乎

自驛遞裁減册封大差人夫不過十二名一輿之外僅

餘四名不足以供節册之用仍有封王妃者冠服或二三項新例又多併差一府而有二三王妃則冠服多至八九項矣其人夫仍是十二名往往自僱腳鸁馱之蹩躠道塗聞大爲褻體夫臣子奉差即自僱腳力非過也冠服乃　朝廷之法物頒降藩王典禮何等隆重而下同商販動輒靡費此甚非所以重　帝命也余方在籍諸君奉差至濟有見過者攢眉相告余戲謂不見夫解銀者乎夫馬俱足更加護送彼亦一錢糧此亦一錢糧也所爭出入之異耳諸君以侍從之臣持節之重而不及一解官何也世世事至此付之浩歎而已

宗藩之陵替久矣非官紳諸人敢與抗禮而其勢既窮

雖欲沿舊制而不可得且將軍受各官拜亦舊制也
國初將軍甚少閒或有之其親皇曾孫也即受各官之
拜彼此交愜今傳經累葉其非　皇支者毋論即列在
皇支皆王孫非　帝孫也周藩郡王多至七十餘府
將軍不下千餘每遇散給祿糧塞路盈衢無非玉帶而
欲撫按司府而下一一拜之有是理乎今　上由信邸
承統故留意宗藩修復掌故要之當　國初親近無煩
申飭其禮自隆若邇來宗姓即　二祖而在亦不能因
仍其舊昔人言祖宗親盡猶且當祧況於宗室嗚呼此
至言也
國初親王不時來朝故　高皇帝定親王與　皇太孫

相見禮公見之後仍有家人禮至　陵廟行禮太孫居中稍後親王兩旁在前天順初召襄王來朝已不用家人禮而欲天下宗藩隆重如　二祖時何可得也況熙宣而後防禁日嚴閉著一城中無異囚拘各官之於親王惟無失大體足矣郡王而下儘可通融講鈞敵之禮一切舊制不能復亦不必復也唐親王皆出守郡黜陟行焉宋親王班在宰相下我朝雖無此制然江陵盛時於親王皆以賓主相見其受封在江陵為宗伯時者又側坐稱門生郎云勢燄所爍頗為非宜然而　朝廷益尊不聞親王遂以此貶重也矯枉過正將生事端亦豈親親之道歟

宗藩儀節之議始於唐藩上疏言各官有乘輿至端禮門內者用拜帖書大字等款各藩率不聞有此想獨中州爲然此誠各官之咎也部議屢上屢駁遂下署部侍郎陳子壯於獄傳聞　上怒甚欲加廷杖曹瑺跪諫乃止未幾唐藩杖殺二郡王　上乃不懌蓄而未發尋又疏請統兵勤王總亦內不自安之意非眞有他志也上密敕撫按押發高牆旨云一日殺二郡王滅絕人倫背違　祖訓莫此爲甚向　不議儀節二郡王萬不至被殺亦無從而禁錮高牆矣語云雖曰愛之其實害之

上而不愛宗藩則已奈何以愛而貽其害哉　魯王壽鏞所寵孫氏濟寧人其出甚微晚年以伍千金助餉

爲孫氏量求名號部議魯王已立世子世子亦庶出也今之此舉獨不爲世子地耶　上從部議并卻其所獻云

魯世子以派自號乾山其宮中所築假山在乾位也山中有洞穴地爲窟室極其深邃以甕貯油晝夜然鐙凡諸用物靡不悉具蓋因德藩被擄中州福伊等藩相繼淪陷爲此山以俟緩急可避匿也壬午兵攻兖州破之世子走入穴中捉得宮奴問王安在宮奴引至山穴得之拷追金銀略盡以弓絃縊殺世子方縊世子呼曰當先殺我子不知何意兵竟如其言世子身短多鬚通體皆黑毛長可寸餘異常人也

濟南破於正月初三日歲丙二十九日在圍城中猶令
歷城令追債兖州被圍世子止捐三百金乃預借祿糧
取之兖州府庫者有何太太者魯先王之妾也聞事急
自捐五千金世子留其四千五百金而以五百金付外
失城之禍豈盡由天數也青州被圍衡王號泣召各官
出金銀於庭恣其所用青州得以無事乃事平之後將
寄貯外解各銀照數扣留以補所費之額惟汴城八月
之圍周王費至數百萬卒以保全眞强人意矣
宗藩以科目起家始自辛酉大要宗室能文者江右爲
最楚蜀次之科目之開本以收羅天潢之俊何必限以
定額各省屢請不允至己卯有多中宗生一名者輒裁

去民生一名厥後遂止如原額是不欲其濫進也乃科目之外又有換授每藩多至五七人選除未盡繼者接踵一宗才耳與其旁及換授曷若稍廣科目且換授易科目難久之將盡趨換授而科目廢矣使宗室諸人不務讀書專事鑽刺未見爲得策也

換授之法皆自親王保舉莫多於江西寧府統字諸宗以換授在仕途者不下六七十人且本府無親王則各郡王所保舉也羅小邈曰大都以五十金求薦得之甚易故多至此也至京復加營謀優者得中書舍人次者不失爲州縣正官吏部田唯嘉專以此爲奇貨夫宗才換授原以用其才耳中書閒曹何長可見乃以處最優

者使　帝室之胄金錢橫行垂涎於臺省其恩歲宗貢
號爲正途反違遜不及此所謂舛也
舉人朱由欂益藩宗室以會試副榜求準殿試此宜允
而不允舉人未登正榜而優議者在昔則有孔謗在近
又有顏茂猷況以宗室近屬求赴廷對何用靳之朱露
一朝覲縣官率意上書一味逢迎非能言人所不能言
也乃召對授給事中賜名統鑙沮鄉用之路開僥倖
之端往往如此所未解矣
朱統鉓亦寧藩宗室鉓字本音飾其義亦同而江右人
多呼爲布何也戊辰選庶吉士有言宗室不便入館者
改授中書郎告假去又三年值宜興師爲首揆閱太宰

洪學秉銓乃入京辯復統飾本宜與師辛酉所錄士而
太宰爲江右左轄曾賞其文也由是得復庶常癸酉授
職壬午南闈副考後序中以宜興師乃兄比卜式蓋辛
巳相隨入京輸米五百石選得光祿署丞者也以比卜
式恐亦非其倫矣
甲戌進士朱寶符　賜名爲朱統鉦朱鉀　賜名爲朱
奉鉀皆庶宗未請名祿者也二人未曾疏請　恩出特
賜準入玉牒是　上所重在科第也乃又有時而不重
何歟
庚辰就教舉人一百餘人就教歲貢生近二百人旣試
上傳諭吏部悉與部屬及州縣正官又言此係特用

後不爲例云云於是舉貢閒選俱照科甲資格惟吏部選得兩司務其餘部曹無不選授諸人出於不意自詫特典一時意氣出於科甲之上此不待言也但其本意原在就教囊資無多不足以充選後之費在京職猶知節嗇若選得外官其實不能無所費又謂官出意外雖費儘可取償未免任意借取京中債主亦以金錢恣其所用未出京而負債多以千計矣欲其居官廉介安可得乎故肆者遂玷官箴謹者亦將坐困究至吏治人才兩受其敝謂此新奇快意之事可爲乎否也余州亦選一新守隻身而來有京債七八人隨入衙中未數月而被論以去其人能文又謹飭自愛而受累如此則其餘可

類推矣

欲行保舉之法但限某官而上方得保舉如宋之預舉自代可也不必以一時類齊今之保舉至刻成齒錄儼然若一科目然格套漸成營競乃起故有千百賄賂謀保舉又謀選除者皆一二年後末流所必至吏部又欲就中低昂以濟其私於是每考有縣丞主簿等官與考諸人即欲不更加營謀而不可得夫以正官舉即當以正官用稱與不稱自有連坐之法與吏部何預若果文義疏繆不堪臨民駁回可也甚則罪及舉主可也何用曲加調停降選丞簿攬權歸己賄賂公行皆由吏部之不肖耳

保舉州縣正官原限舉人以至生員未有及童生者宋今礎之晉時在垣中獨保一童生余怪問所以宋曰此人雖曰童生其實年老不能爲官聊復塞責以免連坐之累耳當時爲之一笑其人既經保舉卽於里中具冠帶張蓋乘輿其兒婦偶有小過其人怒甚曰吾今已爲官當行官法集親族杖兒婦於庭或言以其夫代者不許竟杖之其婦當夜縊死父母訟之於官未及質訊而童生亦斃矣

副榜準貢始自辛酉本登極恩例也至丁卯庚午而濫焉有列名榜上者不與而無名者反與焉惟在有力者爲之新城王與玫王與慧皆原榜無名者也至甲戌弔

察歷科副榜原卷於是原榜有名而卷偶失落亦有被
駁者矣明年復令禮部較閱原卷量留數名以信前旨
其餘概發本學肄業於是未選諸人什九罷回己卯楊
武陵建議將副榜充貢入監行積分之法又以副榜在
後或多膺增議於正榜之前一日先出副榜於是奉副
榜充爲得人之旨其人既貢至監但考一二億次便以
科道自居移寓製衣儼然候除之官故言者有曰同一
鄉試也爲正榜者試畢而歸寂無一語爲副榜者乃入
懷躍治希冀得官此眞不可解也武陵不足道副榜一
事非有異同商搉之煩而十年之中忽行忽止忽重忽
輕無論無以服士子之心亦非所以持政體矣

國學捐納原非　祖制以首善之地廣收錮臭最爲不宜第相沿已久從來無議罷者乙亥忽傳諭一概停止一時以爲盛事或以問余余曰捐納固當罷也但非此時事又問何時當罷余曰内外俱平財用充足此其時也或曰若然則更無可罷之期矣余曰捐納雖非美事然猶勝於搜括捐助今搜括捐助有加無已而獨罷捐納可乎郎罷亦暫罷耳明年丙子科場屆期攜銀自遠來者皆廢然而返又當戸部窘乏之日急欲得銀而停止方新不敢言開於是公私兩困言不便者十人而九踰年之後其例復開何所見而停此兩年也乃知爲政者須度勢審時務求可繼不必慕其名而爲之也

援納之復部議不論廩增附一概以二百七十金爲額久之惟附學納銀而廩增褢足不至乃復照舊例其意以爲增廣多冒稱也乃幷廩例而加之及不可行而冒稱乃如故矣久沿之例卽聖人無如之何瑣屑計算徒以傷體示陋已耳善謀國者殊不在此崇文稅課以東變逋額數多責令事定補解遂至陡加稅額積月而所逋益多一主政接管驟減舊額由是商貨輻輳有自天津卸載越務闕而赴崇文納稅者有自臨淸德州卽先赴崇文納稅者不三月而前逋俱定新課充溢此公惜偶遺其姓名此等手段可作戶部尙書與援納加銀之議異事而相反也

援納旣停監生漸少於是開選貢之例謄錄分卷一如科場事宜第減七義爲五義省三場爲二場其額每州縣一人有不堪充選者闕焉本以充成均之選非有異也諸與選者一時高自標許以爲破格大用卽在旦夕欲凌科甲而上之及廷試畢一概入監了無他異其年暮家貧者又不準就教勉完監事黯淡而歸至家與諸生無別反損去廩膳之資強半悔之乃知張皇一番殊屬無謂不如以選貢還選貢之爲得也

甲戌廷試進士倪學士元璐爲受卷官與其事諸人言文昌入豫分今科鼎元當在中州已而傳臚果杞縣劉湛綠理順也先是景泰甲戌杞縣孫賢爲第一宜興徐

溥爲第三至是劉爲第一宜興吳國華爲第三相去一百八十年地方甲子往往相符信乎非偶然也
庚辰殿試照例進呈十二卷　上取餘卷至再三皆以十二卷進遂至三十餘卷因而召對問內外交訌何以報讐雪恥諸人各有所對獨通州魏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不離明問之中因以恥字立論累數百言朗朗可聽
上爲傾耳久之時朝臣在列者皆謂且爲狀元已而果然中庸曰知恥近乎勇魏之立論亦奏疏體單拈一字易於見奇謂內外文武諸臣皆知所恥則才能自生功業自建論誠高矣其所以生才能建功業者未之及也一段利口不惟將狀元騙去其後來柄用實原於此

夫能言未必能行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一旦爰立吾恐海內拭目竢之矣

壬午六月宜興師薦用蔣晉江黃晉江吳興化十一月復薦王巴縣六月之薦從眾望也其薦蔣晉江者以其博雅工文將閣中撰述一切委焉明與　上言之也十一月之薦以熊姜楊廖諸人漸有異議將資巴縣之辣手以爲援也　上皆從之至通州之用宜興師絕不與聞　上之疑形自此成矣猶不悟而自出視師何也宜興既罷興化同時間住雖各有其事而先後薦用之人豈能復安則兩晉江及巴縣之罷必也癸未主考越兩晉江而及通州則已示其意矣出闈之日黃以一疏準

辭蔣宜卽去而因循未决其後則欲去不可得矣出處之際其難也如此

通州上疏在壬午十一月而三月始召對其疏亦常談惟借以爲大用地耳初召入至閣說知旣出又至閣言上加奬稱將就擢用而未言大用宜輿對諸老言曰衙門正苦人少將借此分房今又别用奈何益以魏陳言兵事疑　上或用爲樞貳及督撫也不移時而入閣辦事之諭出宜輿見之駭然而　上之疑已殊未之覺嗚呼明者見於未形况彰著若此乎

初諭升禮部右侍郎魏疏辭甚力　上改爲侍講學士原不甚錯以魏自請閣議乃以少詹兼大學士曷若單

用東閣大學士平學士五品銜門之品級已極其加官雖至少師仍學士仍五品也若言無五品入閣者亦豈有四品入閣者乎牽拘沿襲之陋閣議未爲當也獨怪通州不辭入閣辦事而竭力辭侍郎辭學士其疏歷引岳正彭時以修撰入閣辦事無非明己之入閣辦事不爲躐等但不必升官耳官重乎辦事重乎居其重而辭其輕以爲不失吾之重者而其輕者轉盼仍吾有也此等心事殊欠光明吾於其始進而知之矣昔蘇子瞻中制科上欲授知制誥韓魏公以爲不可復欲授起居注魏公言起居與制誥相鄰亦未可乃除直史館子瞻深感之古之自處處人者如此萬萬非吾輩所能及稍倣

其意一再固辭未必　上之遽中止也今貪鄙怙戀之
狀先見於辭疏之中異日週國家大事欲其以去就爭
之何可得也吾非有意深求之也使僥倖得賢輔之效
而余獨被失言之名所甘心矣
本兵之難久矣外與邊鎮爲二內與輔臣爲二就己所
能爲者又不能盡得之於上故無事則虛度日月有事
則萬難支持張象風鳳翼爲本兵丙子之變自請以身
當敵先是以舊本兵梁廷棟爲總督梁由南至張自京
出敵至雄縣而返徧蹂畿輔破數十城二人但尾其後
敵將出乃斫大樹白而書曰各官免送所在有之二人
度敵出且罹重罪惟日服大黃取瀉敵以八月二十九

日出口張以九月初一日卒又數日梁亦卒及刑部擬案梁擬斬張免議然則梁死爲宜張之死爲不幸也國初但有大帥後乃以督撫制之則開刱與承平其勢異也向來督撫皆擁重兵故其驅使將帥如左右手然神廟之所至成功皆此法也自撫三鎭七之議行徒欲偏重將帥以爲敵愾之用而不知其勢漸成尾大督撫爲贅設矣既成贅設而封疆有事仍責督撫故督撫類多抵罪而總兵如故非不欲責實畏之也 朝廷畏之而欲督撫制使赴敵是必督撫有術尊於 朝廷之上而後可也一日章疏中論撫鎭者有云不足以制其死命 上塗抹之批云制其死命是爲何語兵法云置

之死地而後生兵者死事也自古善馭將者皆云往往
何其死力死之一字果爲過否嗟乎難言之矣
上重武臣外衛指揮而下戒飭撲責之法一切不得行
但許參罰而已不知事有不至參罰而但須撲責者一
概停止則廢法矣且各官有甘心受責而以參罰爲過
者相沿巳久今一旦更之不以爲優其體而以爲大不
便也有巡方杖指揮者輒得降處遂相戒以爲不可而
皇城巡視科道其杖指揮自若也不止自杖或又奉旨
杖之同一指揮耳京衛不卑於外衛巡視不重於巡方
而其分別若此亘有所不解矣
武舉非　祖制也洪武歷三十年諸凡法制罔有不備

繼以靖難而用用武極矣獨未及武舉者以爲兵事非可以暇豫習非可以科目得也且國初將才不可勝用焉用此爲至成化年間承平既久乃仿文試而爲之歷試騎射加以策論以爲讀書不成去而學劍者地鄉試積累約至三科會試既捷亦止分授贊畫不得實職其有力者或得建大將旗鼓其無能爲者淹滯終身而止似捍禦所資殊不在乎此也若是乎已收而姑寘之蓋以科目庠序所不能收者聊復開此使不逞之徒有所階以自進卽不然亦足以耗其雄心而不至於爲患此弭亂之微權非掄才之盛典也今無故而尊之與文試等無論非 祖宗之舊制亦豈開科之初意哉

辛未武場定令技勇策論兼優者爲最策論優而技勇稍劣者次之技勇優而策論不能者又次之其技勇劣者不準榜出仍有言者遂至下主考於獄至甲戌二場大風步箭中者甚少監者恐入場人數不及原額上疏請之但有一箭亦準入場是所重又不在技勇也兩科之中立法參差一至於此至於原卷進呈往往取馬上九箭者第爲狀元假使　上親至武場見所爲馬箭者未有不哂其兒戲者也甚乃移之文試使人控馬而馳相去尺許插箭於上此必敵人相遇皆木偶泥塑而後可也將焉用之

武學原止騎射辛未加以刀石刀三等自一百二十斤

至八十斤石三等自五百斤至二百五十斤開場之日有武舉趨而進曰請問今日選將才乎選家丁乎監者曰今日膺揚盛典以應　主上拊髀之求何云選家丁也對曰既選將才須存將體欲存將體須識將略爲將者全在機警勝負所爭在毫芒疑似之閒卽武經七書猶患其爲陳言但以科目久沿不得不應此常套至於騎射雖武人所有事然亦特武人之餘事聊復試之窺見其一班耳若在臨陣之時全不恃此況復增此刀石無論力有强弱未必能勝卽其能舉石五百斤舞刀一百二十斤有力則誠有力矣一旦遇敵安所用之以爲戰將且不可況大將耶以將才選而與選家丁者不異

此武舉之所不能應也請辭而退於是長揖而去監者媿其言又壯其人使人留之不可掉臂竟去意此亦非常人也

會舉舊例卷分邊腹每十分爲率邊取八分腹取二分以邊方之人練習戰陣故多少懸絕如此京師舊爲腹卷入彀者少辛未改爲邊卷蓋勳衞諸人以腹卷額少願入邊卷故請之耳由是八分之中京卷居十之六七而邊卷反寥寥矣輦轂之下事事諳熟窮邊健兒安能與爭多少此於諸人誠便而於分卷初意能無相戾乎無論鷹揚之强半紈袴非所以光盛典且京師貴近而命之曰邊卷顧名思義可乎不可乎乃無一人言者何

也

初議臚傳武榜謂殿廷不便於騎射若止令對策則與文試無異故仍取原卷進呈然自古臨軒策士未有不與試而仍用原卷者也此制終屬遷就非確議也辛未狀元王來聘選得揚州遊擊以武元而官腹地殊爲未稱後升昌平參將丙子死於敵亦可以無媿矣丁丑武狀元姓文江西人同一科而文武狀元俱在江西此不因於地必驗於天惜倪鴻寶不在此當煩其推算耳

辛未考選猶未及錢糧也既考之後更核錢糧於是畢司農下獄熊魚山開元鄭澹菴玄友俱已謫去矣自是考期將近先核錢糧上以此求下以此應不問撫字專

問催科而循頁內召之典化爲錢穀銷算之局此亦世道之一變也自是徵解日急一日考成日嚴一日戶部姦吏上下其手不惟多逋爲累卽少逋亦足以爲累余每從候考各官問得其詳凡錢糧以十分爲率其未完至十分者革職未完僅一分者免議其餘各有差此成例也但錢糧原分款項有一項多至千百者有一項少僅一二錢者縣官解銀必須逐項細列每項解若干雖零星銖兩亦爲搭配間或遺漏一條則千百之已完不足贖此一二錢之未完姦吏且將借以爲題而以十分未完革職矣既經革職須向此吏更求開復故有欠僅一二錢而費至數十兩者此作縣之苦無處告控者也

今不敢望未完之數曲從寬假但求已完之數概許通融一戸部尙書能爲瑣瑣對算乎此惟精明司官足以任之而部屬歷俸已深乃轉正郞不數月而遷官以去一切參罰總憑吏書具稾但知未完爲眞誰肯因彼貸此嗟乎吏治而止核錢糧旣已非矣就中曲折若此孰爲縣官伸此冤乎

錢糧之累莫甚於內庫尤莫甚於本色有延至十餘年者拖欠者十之一二抑勒者十常八九卽拖欠亦因抑勒而拖欠者也至於鋪墊之費或浮於本色而盤用水脚不與焉積累遁計曷啻相倍蓰相千萬也鋪墊之外又有需索需索滿意不問美惡而收之徒爲內庫之朽

盡耳常有暫請改折而不廢鋪墊照舊解入者　上不允蓋鋪墊有限抑勒無限此該管內璫之意非　上意也

本色外解一駁一累其最甚莫如弓甲凡弓皆　上自開試　上力甚大能開勁弓其一挽即滿開者駁回其半開者乃留及頒給行間將士皆不能用雖有千萬之弓不可以發一矢甲則使內璫有力者以利矢射之陷者駁回更造故甲厚至一分有餘但求不陷免駁而斤兩太重非臨陣所能勝矣二物急需是以務精之而皆至於不可用則有限之物力爲可惜也

自壬申冬每一閱營則令百官進馬幷及鞍轡勳戚有

進有不進者輔臣六卿侍郞每人一匹其餘每衙門其
進數匹或合進一匹皆於御馬監上納收馬之處門外
常繫數馬其進馬者皆遣役賫銀以往就彼易馬旋卽
交納如有以他馬入者雖千金之駿不用也翰林合院
共進二馬每次合貲使當該吏至彼爲之嘗疑其不無
侵費戊寅冬張坦公貊彥初入詞林偶知有善馬處乃
託以市買得馬四匹皆百二三十金以上同官謂必且
得當及至彼則四匹盡被駁回矣於是取原値如故事
納之仍餘銀數多此事未審　上知之否進馬原以急
公乃適爲內璫射利之端彼所鬻之馬官馬乎私馬乎
官馬原有定額不可鬻也私馬安得如許且又不當鬻

也一人之手自鬻自收馬從何來銀歸何處假使援以軍法當寘何典而莫敢誰何徒勞竊歎余之所深感也德州爲太宰時亦有此諭閣臣之外惟衍聖公進二馬少宰田唯嘉進二馬德州以太宰無所進由是五部及侍郎以下俱止德州非能以此持體第心吝而外以清自矜耳事平　上於進馬七人每一匹酬以一表裏耋有所不悅於中而復難於言以此微示其意旨也

官方之散要貴賤其來久矣非可以驟加低昂者也以意低昂終不能掩其實而爲人所借以行其私則貴賤散要不自人主操而反爲所借者操也此謂權不自用而倒授以予人用何若仍其舊之爲便乎如科道年例

之升本屬劣轉而　上以爲優不知所謂優者安在其例升最當者優不優無能較也至當路者借以排斥異已遇有反脣則以優升杜其口或至公論不平亦解之曰此優升也論其實果優升否是　上所名爲優升者究竟不優而但爲借用者多一出脫之名目也大要年例宜照舊規吏部會同吏科河南道一以章疏爲殿最則無辭矣閒有未協罪在吏科河南道乃傾陷於很辣之手簸弄於主使之人中外盡知而美其名曰優升吾不知其將誰欺也

年例之法壞於德州而未甚至田唯嘉而手脚盡露矣每一番推升卽有一番喧鬧廟堂之上時時戟手露

大傷政體而唯嘉悍然不顧也唯嘉所恃在通內言官有議己者卽以年例處之其有言者卽以優升禦之不可勝記獨逡茗柯義渠以兵都垣升福建參政則烏程爲之也逡與烏程雖同里而素不相能烏程已歸猶銜之不已至是有湖紳入京傳語惟嘉以年例與之惟嘉奉命惟謹不謀一人而尋登啟事矣唯嘉積習故智無足異者烏程以執政謝事而陰持朝局驅逐言官意欲何爲其年六月烏程病卒相距僅兩月耳一息尚存萬萬不肯歛手可以概烏程之生平矣

年例每歲不過科一道二盞約略人數多寡而斟酌其間止合如此通三年而計之其人不爲少矣吳昌時爲

選郎乃推至七八人又皆庸輭無能爲者其用意至深此時鄭立岳爲太宰從議郎調爲文選亟欲以特達之知大深其情執孤特之意以見知於　上而昌時别有肺腸特創此不畏强禦之貌以恐嚇臺省爲異日驅除榜樣又以勁敵太多將致他變故但取人數廣衆以劫之方自喜其算無遺策而不虞人之有煩言也此一事也　皇上自　皇上太宰自太宰昌時自昌時各有主意絶不相謀而事適相湊在太宰不失爲君子之疏而昌時爲狡猾爲無賴矣

科道升京堂原不爲過但須有建白在人耳目乃以授之卽均有建白而所關輕重不同當以京堂之大小爲

別如事繫宗社生民之利害及糾去大姦者皆以身犯不測之禍俸滿之日宜升四品京堂其次遇事敢言不爲阿徇及屢有指陳俱切利病者俸滿之日量授五六品京堂再次則雖無建白頗彰才幹當以年例升三四品監司更次則保持祿位僅免過端當以年例升五品監司已厚幸矣今科之中丰裁稜稜或至蹉跎不振而依阿唯諾之徒僥倖歷俸五七年便以京堂爲分內之物無怪乎寒蟬之結舌矣初萬厤二十年閒抗章言事多在南都時人爲之語曰南京科道惡如虎三年一個大知府北京科道緜似羊六年一個大京堂今昔同慨如之何而後可也

宋九青玫在垣中一二年間未嘗有言一旦自楚闈旋京示余以試錄余卽於坐上閱之二策中無一字及時事余問年兄程策文字甚佳何以不及時事宋曰凡衙門無言責者須借試策發揮時事以暢己之所欲言如年兄詞林是也若敝衙門原有言責果有可言當具疏言之期見施行何以策爲余曰應之而心不謂然大都敢言之士有觸卽發隨地可抒忠愛何論爲疏爲策如其不言則策中尙不敢言而望其以疏言之乎越數日宋上一疏二千餘言皆指吏部而不及一事亦不著一人但將清通簡要四字衍爲四大段以勉諸臣而已戊寅以封差旋京余方以田唯嘉事屢要陳奏宋見余卽

曰年兄爲何將敝衙門事盡行作了余應曰只因年兄不肯作所以小弟不嫌越俎宋有媿色而笑益笑余之癡而頗難於言也科道中自有此等一派見有敢言者亦知歎賞及遇有可言處乃至不肯措片語一生趨避專爲身謀不知國家設此言官將以底用也宋後以疎陽城陷被殺漆園所云豹養其內虎賊其外毅養其外病賊其內人生禍福豈智巧所能移耶

玉堂薈記卷之三

玉堂薈記卷之四

菏水楊士聰朝徹撰

官繇科道升者每苦太速了無餘味李曉湘覺斯自省中至侍郎僅六年中閒曾經謫降猶速如是傅太宰永淳爲御史時每朝與余同坐一寓至其爲太宰也相距四年耳范黃縣爲御史兩差俱在余散館之後旋升大理寺少卿是年卽大拜不二年位至極品往往速化乃爾更假年歲將以何官處之

翰林考滿升官須及九年近日講讀修書各有敘升雖不拘九年大約十年餘而至五品葢以衙門無多職級約略遲速之閒與歷俸考選者正等故鼎甲庶常以科

相次三年轉盡又及後資不至躐等亦不至淹滯法最善也今以考選者充之非前六年即前九年更歷多年則其人已老不爲國家用矣仍舊例則非人情改速遷則多踰越以此知其大不便也

翰林以前後輩相與凡稱前輩者一選館而即是不問其授職在何時也至爲後輩則以散館授職爲準其未授以前雖先用侍生續升四品者皆改稱晚生故有僅隔一科稱晚生者從來相安無異言此眞雅道也甲戌以考選諸公入館皆係實授與鼎甲認爲同年是矣及羅吳皋吳若谷以庶常繼至乃相率詣烏程講說以已實授在先欲據羅吳之上烏程怒曰此衙門舊規如欲

創設但憑尊意不必問我嗟乎稍稍變法乃遂有此等亦咄咄怪事也

辛未館選未幾楊翠屏繩武以粤西兵亂告假省母舊例告假者皆須下科散館方得留用甫踰一年而翠屏至矣則以向曾夢為僉都御史自知不當留館而有此來也既授西臺兩差之後升僉都御史巡撫遵化三年升侍郎尋卒贈兵部尚書與夢又少異也

壬申四月 上賜麥餅庶常以例坐六科之上無異說也至端節又有宴六都垣先日詣二館師家言庶常將來優者方授詞林次者授敝衙門又次僅授御史奈何以未經授職之人坐敝衙門之上二館師答以自有舊

規都垣復詣光祿言之光祿知其不可而難於盡拒乃以六都垣坐庶常之上而左右以下仍舊至期同館俱不就坐相率言之閣中宜輿師曰自來詞林不論品級庶常落下方爲科道豈有在都垣下者使典籍傳語光祿於是都垣之宴一時改設於下六都垣怏怏不悅不就坐而去也

公宴列坐各有不同大都以朝班定位就中又自序品惟經筵一宴自知經筵以至序班共爲一行就中六卿長貳以及翰林各以品序惟鴻臚寺卿以四品而居史官之下蓋是宴爲進講而設故先序儒臣所以重經筵也舊規如此相沿不改至壬午余再入京見鴻臚寺卿

序於宮坊之下史官之上不知因何更置諸史官漫然就坐無與較者向使余爲史官必不輕於一坐矣

莊任公讜獻在館中踰年忽得心疾每見人以手向頸作殺勢曰殺我殺我或接見久又復如此既散館授給事中上疏論廠衞爲害頗有敢言之氣旋奉指實之旨回奏三款俱非廠衞中事莊之耳目原短也坐此處分降三級調外任矣

莊既被謫益鬱鬱不樂疑班役有蒙蔽之者移牀雜出居外房又具一疏藁有桓靈等語內一款言福王爲變當防餘皆此類其族叔少司農欽鄰戒班役不許寫本人至寓緣是得止同館移尊候之出此藁相示以末上

爲恨因循數月然後出京也

揭陽郭之奇以告假復入有宛在堂詩藁及山居一嘯多李邕大罵之句以饋烏程烏程大不然之至散館卷中有別字五十餘烏程以爲殿卷將授部屬郭求浼百端欲得臺中烏程略無轉意但云原卷見在徒勞言說而已烏程雖刻要之少年乘輿之詩未宜輕以示人況於前輩尤不可也

乙丑館選僅十八人山東僅一人而世家爭者甚多故馬勝千之驥以無意得之晚年尤嗜佛初耽素食後乃斷酒以銀八兩作一小釜自烹蔬菜不與家人共食也不妄取不妄交宦邸十年蕭然無長物一日同鄉公會

至夜各相持耳語起坐紛然獨余兩人無之勝千因曰耳語多是習慣嘗有客於閒處細語良久無一語可避人者乃知耳語非盡私也以見相與之親暱耳此語豈其然否滿眼不堪代人解嘲聊以自遣吾以識勝千之心矣乙亥病數日了不服藥卒之日自言胸中空空洞洞以辭世爲樂葢幽寂恬淡自與悟門相近亦可謂打破生死關頭者也

鄭太白之玄癸酉江西主考回京之後頗爲執政所不喜尋以差歸未幾病卒或云以場中出題宜與師云此以歆後相嘲也其題乃女爲君子儒不知當日命題之際眞有此意否然則辛未論題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

體是爲斥烏程名矣豈首輔於次輔又在所不避耶
黄石齋浙闈處分實以割榜有倘觀升倘觀法者其一
所延先生也倘姓冒稱在春秋房俱中拆卷至後一人
石齋異之恐有他弊欲去其一卷乃重閱兩卷後者勝
前於是割去一字改補以印覆之榜出閧然由是有議
其辯疏言異經雖五桂無妨本因同經而去之無論兄
弟同經不礙於入轂倘有同經又同房者如丙辰侯太
菴兄弟是也縱欲去一卷便裁其後拆者可矣何用重
閱何事割補此非小心之過卽精明之過其人旣有貧
富之分何怪乎其有言也旣以此處分乃上多疏最後
一疏引易師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巳筮得此爻

語狀與京房至新豐及陝所上封事正同　上甚不悅乃革職爲民矣

石齋與宜興師甚不合嘗爲余言初入館時寓在東城策蹇謁宜興數次弗得一面意甚不平然宜興師猶前輩也余壬午再入有爲余後輩而煩余謁五六次者使石齋遇之當奈何甚矣余之不才獨耐事也

出館而交情如故者惟楊翠屏其餘在密疏之間不甚相遠也倪百宜在館時最相暱卽休沐之隙過從無虛日及授西臺崖異自高有不可近之色其室黃氏孤女也全家遭寇劫殺其母自投於江但黃雖宦家而性不慧又無子倪旣入館家中爲別聘一喻氏女倪五年不

歸未娶也度按滇時當娶之矣其在東省屢有人告狀認爲其父者最後一狀批云本院即有父何父之多也發該縣杖之三十儻其萬一爲眞如之何父子夫婦之間所遭囿多不幸而處亦未爲善也

倪學士元璐爲倪百宜撰敕命其所封之妻即黃氏也文中有美在其中聲聞於外二語皆借用成語文義絕不相涉殆近於戲矣一日早朝遇沈憲申言近日敝座師爲舍作一敕命有不知何人及東征逐子語不解所謂蓋其人本以曾孫補蔭又其母在任所就養耳余爲釋之憲申乃了然學士誥敕文字多不襲常套故所用若此然亦僻矣

誥敕自有體前輩爲者不過六七十字大僚亦僅百餘字近者率爲大篇非其質矣且詳切事蹟以天子而譽匹夫屑越王言莫此爲甚馮青方起震可賓之父善畫墨竹乃至爲敕命中一聯此何足以辱綸綍讀之但訝其不倫也

四六偶句爲　上所厭惡尤惡稱譽太過侍郎劉重慶辛未求䘏乃王鼇永代撰疏藁有比屋可封等語祭酒陳芝臺求䘏有接孔孟之眞傳語不知誰撰至左都高忠憲公攀龍贈誥乃倩許石門士柔代作而注中書之名有身任斯文之重語　上皆加塗抹劉陳至停䘏典許以此降調也

禮部主事盧洪春萬厤中以國本建言廷杖天啟中贈
光祿寺少卿蔭子官生以雲南府知府考滿應贈父母
余爲撰文後一段云是用贈爲中憲大夫爾子之官爾
所遺也天末長吏秩不重於清卿云云
納銀給誥敕此倪學士元璐策也原議文官三品而下
武官二品而下　上更定文官四品武官三品較原議
僅下一等而事多齟齬在內則及僉憲而不及侍郎在
外則及撫而不及督兩司則及憲副少參而不及憲長
大參官不相遠例何異也至武職惟都閫參遊而上官
重而貲裕守把而下糊口不遑何以封贈爲由是納者
絕無王言之重本非可援納之物業已破其名乃不取

其實何也
楊武陵初欲練兵十二萬爲勦賊之用議餉至一百八十萬此勦餉所由加也踰時問其兵安在則歷指陝豫江楚之兵以實之僅僅八萬勦餉未加以前豈無此兵又以宣薊等邊兵不堪戰於是議挑選數多別自爲營此練餉所由加也論者謂此直造得一本册耳已而果然
凡加派兵餉但能加於未亂之處其楚豫秦蜀有加之名其與未加同也地方一日未亂則加派一日未已其勢必至於盡亂則無所容加亦無所事餉矣此等事皆自武陵開端厥後服毒自盡擬辟立案尙未盡厥辜也

議未上而忽傳諭祭旋奉免議之旨何歟

軍興以來各項外解皆苦不繼惟祿米倉乃光祿寺白糧除本年足用可支五年乃歷年所餘也戶部嘗請改折一年以甦民困　上不允蓋將留爲那移之用耳不知天下止此物力寬一分即裕一分其効在上不在下也惟精於心計者知之

京官之不能廢交際其勢然也　神廟年間爲外官者一遣人入京自閣部以至中行凡屬相識皆有之即至厚不過肆十金京官受之必答以二帛或四帛書劄往返儀物俱備眞盛世之容也近時嚴禁交際其實何曾禁得但禁其間冷者耳津要之地日益加多詭祕萬端

乃所謂賄賂非幷交際也禁交際而變爲賄賂識者有世道之憂矣

邊功之盛莫如　神廟初年江陵秉政一切機宜皆從書劄得之今江陵集中可考而知也外而督撫內而各部無一刻不痛癢相關凡奏疏所不能及者竿牘往來罔非至計蓋奏疏拘而書劄暢奏疏板而書劄活奏疏僅可一二而書劄不嫌於再三奏疏或虞漏洩而書劄他人無從見功業之盛所自來矣今奏疏之外但有揭帖與疏中一字不異一切書劄概從禁絕就中情事未能盡知而欲懸斷於數千里之外無惑乎其不及前人也

寸楮之制通行不過十餘年前此所未有也即如近年答餽遺者初猶有書不用謝帖一變而僅有名帖再變而僅一單帖乃至竝帖而無之皆取心照而已往來之節日趨苟簡更假年歲又當如何

煙酒古不經見遼左有事調用廣兵乃漸有之自天啟年中始也二十年來北土亦多種之一畒之收可以敵田十畒乃至無人不用己卯 上傳諭禁之犯者論死庚辰有會試舉人未知其已禁也有僕人帶以入京潛出鬻之遂爲邏者所獲越日而僕人死西市矣相傳上以煙爲燕人言喫煙故惡之也壬午余入京鬻者盈衢初以爲異已而知爲洪督所請開其禁也

塞外有鳥鈌後趾其名曰沙雞自壬申年入京有捕得鬻於市者每來則邊警應之葢古突厥雀也丙子敵入宣邊舉朝無一人知者　上從宮中傳諭本兵始知其事邇來部中偵探無人斷絕消息有媿此雀多矣

火藥之災始於王恭廠遵化去京三百里皆聞其聲入或以爲地震久之而知其非也先一日東城火神廟有聲隱隱自廟中出向西南而去肸蠁若有所覩至翌日而王恭廠災也

丙子敵入總兵劉澤清赴援至河間府擁衆不進上疏參東撫李玉完懋芳自誇己爲戰將撫奈懋芳吝撫標而不發也　上怒下部議處革職其實撫標三千自用

不足能分以與澤清乎李之處分不足惜自此總兵人
人有抗章之志非復督撫所能制而澤清更跋扈負嵎
莫敢誰何此治亂一大關也
懋芳既處以顏繼祖代之繼祖以功名自負復恨懋芳
交代之遲誣其擕去香稅七千金　上震怒遣緹騎逮
之李已去半道丁艱距家百里而逮回其香稅自在庫
中未動也人皆病顏之已甚再逾年而顏亦敗矣
李之撫東未失一城逮入獄論戍顏雖失濟南其時奉
命守德難兼顧也以此論死至壬午王永吉陷至七十
餘城而以兵僅三千爲　上所原復得薊遼總督此三
千之兵從來如是非至王而始減也即東撫一事數年

之閒不得其平若此

萬元吉江西人爲歸德府推官當孔賊亂時有安丘鄉官馬從龍者攜家駐虞城爲內璫呂直所糾將家貲抄沒充餉事屬理刑官元吉獨力護遂至降調義聲振於人耳且又去官之後數年不復入京士林莫不多其爲人後以大理寺副隨武陵督師人已訝之及武陵自盡上疏頌武陵之功有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師相之謂矣余從邸報見之頗疑此疏不出元吉之手夫死武陵何如生呂直乃至前後兩截若此人未蓋棺品固未可定也

萊州知府朱萬年鄉舉出身孔賊圍萊自稱欲降但部

下來肯盡從須一位老爺宣諭時徐謝二撫俱在萊城商量欲出萬年毅然請往縋城而出賊初無降意反欲脅以賺城翌日以輿從擁至城下萬年大呼曰吾身已許朝廷城上火礮可即向吾身打來賊大怒擁回數武亂刃交下而死事聞贈光祿寺卿巡按御史王道純上疏爭之云如萬年者宜贈以尚書侍郎之官方稱又云今之爲尚書侍郎者非有殊功異能優於萬年者也不過累資而上今日升侍郎矣明日升尚書矣及其考終屬下乞請䘏典反若執券責償者然人人以爲應得奈何死事之臣而不得以一例論也又云遼按張銓加贈尚書人以爲宜今萬年之死與銓不殊而生前官

品視銓尤高宜何處焉此疏大有感憤之氣而票擬與部議俱不從也

賈村之敗本由催促盧總督象昇感憤出戰自分死之有大帥力挽馬勸盧以鞭擊其臂帥大痛脫手盧遂縱馬直入死焉時死者萬人互相枕藉皆䙝衣暴露歷日既多了不可辨盧屍尙帶一白網巾人以爲忠孝之報也

盧既死千總張國棟塘報至兵部武陵問以事之終始欲緣飾逗怯之狀據以上聞國棟不肯武陵大怒夾至五次卒無變詞但曰死則死耳忠臣而以爲逗力戰而以爲怯何可誣也吳駿公曰國棟不知何許人此卽士

大夫有不能者矣

曾二雲櫻爲福建兵備不知以何事爲鄭芝龍所深感遂以己財入京爲之謀升一旦緝獲　上命逮之未至而芝龍疏稱係爲姪納監之銀又列其在閩治狀其事得解會曾逮至　上夜半傳諭刑部曾櫻免入獄由是得釋未幾升登萊巡撫也

櫻事詞連吏部主事葛含馨葛上疏自辯復指同部來方煒來浙人而鄭所謀之缺乃浙缺也故葛疏稱曰一彩浙江人作浙江事有不緫其成於浙江之吏部乎未又引來一事爲證蓋數日之前本部考定選官來曾以片紙書大結一語託葛寘前列也來由此提問葛得免

人多弗與葛者初吏部前後輩相與無閒言至是而雅道無存戈矛競起矣

曾素有清名其爲登撫也不甚得士民之心以其偏聽衙役也凡爲衙役未有不貪者己不貪而縱衙役之貪可乎是清者一人而貪者不啻百數人也曾舊守毘陵當魏璫用事之時宜興師曰曾有一詳中撫按內有十餘款皆稱體上公意毛禹門士龍論成遁跡因禁其子多方苛求以此言之曾之品未定也

御史楊新期頗著清素歷資多年不得遷升所用冠服皆二十年以前者每朝內衣袖大外衣袖小塞滿其中擁腫外見　上望見深厭之以爲無才也故內轉及年

例皆不允以丁未進士至丁丑臺資之久無出其上者鬱鬱不樂以至疾篤家人或慰之曰已升陝西參議新期悵然曰焉得有此越數日卒矣楊慕垣世芳以久不遷疽發於背屬纊之日乃報升少詹也官職何物乃至與死生相連二公皆山右人秉性頗剛直不耐摧折非盡從名位起見以其身殉也

固安縣知縣秦士奇一日公退在衙有撫按所遣推官帶從人叩門而入則都察院咨行奉旨搜察本官私宅者也將婦女驅至閒處據室傾倒筐篋搜得銀七百兩坐贓論戍究其所以乃士奇得罪於本縣大璫入毀言於　上故出其不意而爲此也無論七百非重貲但以

所有坐贓亦非法甚矣是時　上新誅魏忠賢而復用
璫言如此至丁丑復有潘益達白慧元事傳中旨令巡
按御史參奏御史迫於　上命遂臚列多款不知縣官
果貪巡方所司何事乃待　上之傳諭方登白簡若其
未然而唯諾雷同使縣官銜冤莫訴則亦大負巡方之
職矣自此幾令不務職業專以調停大璫爲事烹阿封
即墨者恐不當爾爾
余鄉試房師綏德劉公諱彝鼎壬戌進士將門之子督
撫才也爲大同左衛僉事止以性剛不受請託爲監視
所惡一旦從撫公薦疏中批云劉某貪污狼藉著會同
監視據實參重處遂具四款以進逮入獄刑部問官于

元熚任子也復不能執持硬坐兩款論戍此與秦士奇等事略同初　上立名監視但令監其欺不令掣其肘今稍弄機關撫按刑部便不敢與異同此非掣肘必如何而後掣肘也

監視之設止多一扣餉之人監視之欲滿則督撫鎮道皆有所恃矣故邊臣反樂於有監視功易飾敗易揜也　上性多疑有監視又有視監視者多一人有一人之費窮邊士卒何不幸一至於此

張若麒既考得刑部高起潛即討作餉司極其稱譽若麒令盧龍相與有緣也監視所司者兵馬錢糧而已吏治何與焉而留心藻鑑若此其故不問而可知也後取

徑武陵乃上疏自言不願夫以戶部易兵部宜乎其不願也路人知其心事矣

楊顯名總理淮鹽驟入課銀數多皆透支各商而爲之鹽法自此大壞而　上以爲能葢徒見目前有多金耳就中事理稍有識者未有不私以爲憂者也巡鹽御史張緒倫獨深服之既已見之章疏値余過廣陵復津津譽之不已余曰年兄此言對小弟言之猶可愼勿向他人再言之矣余尋還自武林則無一人不笑且訝者冬盡內察以不謹處分歸而卒也

顯名治衙宇於揚內起高樓落成之日巡按御史梁雲搆自泗州製扁如樓之廣大書迎恩樓字加以采繪鼓

吹導至懸焉粱素好大書所至多留題額若此事似可省也

雲搆有子羽明甲戌中式廷試之日雲搆牙牌及羽明緜緜皆奮起怒張見者異之良久復故人以爲羽明日爲狀元榜出在三甲尾二三名選得行人而已意下體所佩近尾之象也

馮留仙元颺以運判署濟寧道値戊寅之警守備空虛拮据戎務宿城頭六十餘日時高起潛有遊兵數十人掠濟寧禽而斬之起潛大怒命人責取不用援兵甘結馮即與之一方卒賴以安當其與之也人或疑焉而馮不顧蓋此城不守則身與俱亡此城能守雖起潛將如

之何無非見到識定而已此等方足與斷大事

西長安街有僧爲泥塑大佛在席棚之下爲日久矣辛未　上出夕月其佛正當除道之地將撤毀之忽傳佛頭自動觀者以千萬計皆以爲實動由是老幼婦女絡繹奔走經兩日未已余自往視之未嘗動也會期已迫御史督兵馬司官碎之了無他異也

人之休咎有兆於數月之前者要亦不盡然也辛未秋宋泰斗鳴梧騎馬在途馬驚墮深溝衣冠污盡乃就道旁人家使人取衣易之尋以武闈分考降浙江藩幕丙子元旦余具朝服出至大街馬驚不可制一役持冠帶前行爲馬衝倒碎踐之亦使人取易然而無一事何也

楊慕垣世芳劉士徵必達既下獄兩人共坐一室每日講論古今至夜分乃寢頗有夏侯授經之風部擬貢舉非其人二十餘日而後出楊仍再起至京劉歸而卽卒矣

曹欽程以逆案論死十餘年來逆案諸人正法略盡而欽程獨存遂爲牢頭每一搢紳入獄需索萬端必大有所獲而後已乙亥滋陽令成德入獄欽程亦如例需索成大怒拳擊之數百一無所得而身負重傷月餘乃愈一時搢紳在獄者莫不快之也

凡緹騎有所逮繫須奉駕帖其駕帖先經由刑科姓名之下以墨筆乙之妨增入也辛未以草場火逮巡青馬

思理等錦衣以科員在內徑接駕帖而行之事訖乃送
科已越二日矣刑科以職掌上疏爭之乃復故矣
草場之災　上以為必有奸細故震怒而逮諸臣至後
乃知其非也大抵木能生火加以陰雨連綿溼氣入草
鬱蒸既久火從內熾此物理之常無足為異乃以挂誤
獲罪諸臣之不幸也
刑部決單乃　上所自句當日始下其先無從而知也
庚辰秋決御史魏景琦將未句諸人一概處決一誤而
死者二十餘人景琦降調回籍未幾為劉超所殺全家
無遺得非諸人含冤有以致之歟景琦即是年進士召
對而用者其鹵莽至此先是楚中秋決亦有此事乃一

節推爲之忘其名余同年也節推不經事容或有之御史何得亦爾舊制限年三十以上方許考選科道蓋其慎也

禮科胡周鼐上疏請加恩　懿安既處分而去兵科宣國柱於朝時以武職二人干職方張若麒若麒竟以疏參蓋徒知兵科能制兵部而不知若麒之爲兵部非兵科所能制也豈惟不能制之將借此不殉情面之狀以受知於　上是明明自開破綻爲他人功名地也此必無知班役慫恿爲之向使稍歷仕途萬萬不至如此以書生不諳世務之人忽而超擢黃門忽而沈淪黑獄不惟國體可惜人才亦可惜矣

劉半舫榮嗣能詩好書畫門下多遊客山人既爲總河以駱馬湖運道潰淤乃禦挽黃之議起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費金錢五十萬皆用門下客議也其鑿河處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淤土尺餘其下皆沙每挑濬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平如此者數四迨引黃水入其中波流迅急衝沙隨水而下往往爲淺爲淤不可以舟明年漕舟將至駱馬湖之潰決適平諸舟惟願入泇不願入新河劉自往督之以軍法恐嚇諸舟間有入者大都苦於淺澀費力甚艱於是南科曹大吉昦參疏論尋被逮也

余在儀眞初聞此議卽私計曰自古治水無過神禹禹

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曰疏曰決曰瀹曰排從不聞曰撓撓之一字豈行所無事之智乎況黃河非他事之比撓少則淤撓多則潰誰爲此公畫此策者及過邳州見所爲新河者已知其功難成旋向劉語曰老公祖剏開此河行且爲國家垂永賴矣劉曰安得永賴黃河性本無常只行得一年足矣其意以爲行得一年便可開銷錢糧了此局也夫三空四盡之時費五十萬金錢僅行一次已非計矣況一次亦不可行乎

劉初爲諸人簸弄實有倖功之心及親見河底多沙乃復悔之惟一意節省每夫一名每日工食六分扣除二分又派夫各府余在揚州見里下派夫一名官給銀五

錢以充安家路費其里甲貼費乃至五兩旣至邳州日食四分邳州野外四五十里寂無人煙皆遠出買米於沙中埋鍋炊飯隆冬挑濬驟遇風雪因而致死者多矣原估五十萬金止費十四萬金可謂省矣而僵屍滿野分毫無益劉之坐贓入獄父子俱死蓋天罰也

河工之興爲中河信地郎中胡璉分工獨多坐贓亦多至引監收律坐死嘻亦甚矣首事不由璉侵費不由璉獨何罪而至是也庚辰秋以魏景琦之誤竟殺之璉滇人弟璇亦進士爲吏部冤橫至此豈盡無因然不可得而知也

曹大吉爲南科踰年値烏程被論紛紜乃出疏爲兩請

之辭使輔臣而當去也則宜從眾議而允其去使輔臣而當留也則宜排眾論以安其留於是糾烏程者轉而攻大吉遂至無辭以應其辯疏支吾不足觀也未幾以年例升廬州府知府曹本二甲第一授禮部主事以歷授得南科舊例禮部無升府者乃上疏自嗚有天子門生等語按唐末宦官用事稱定策國老天子門生謂天子爲之門生非爲天子之門生也曹之引此亦不倫矣五陵注略者監生許某之所輯也自嘉靖至天啟故曰五陵其持論頗異加以葉福清爲媚璫之尤當謚繆醜之類又　世廟續封誠意及郭英配享等事或稱誠意爲鄉人擁戴大都或因舊論而論次及之乃爲誠意伯

孔昭所深惡至倪學士元璐爲祭酒再四嗾使劾之倪逡巡未果劉遂上疏劾倪及許以倪出妻陳氏爲辭倪甚懼俾母上疏陳棄婦之由竟以閒住去也

陳氏之出以姑婦不和之故倪實有所難處於其閒也故登科錄中序列二人而請封則并其王氏而虛之或待陳之歿以王爲繼室或待母百年後更圖完聚皆不可知謂其牽制無斷則有之其實無大錯也如果嫡妾不明卽當如例改正而罪不止於閒住矣部議曲徇誠意之請果何心也

倪望甚重駸駸乎大用矣時方民本紛紜有鄒黃者不知何許人謬薦朝臣數人而倪與焉倪自陳不欲爲黃

所辱薦與誠意上疏相去旬日耳昔不爲人所辱薦今乃爲人所辱劾矣

王穉公昌時沂州人丙子春以大行俸滿入京宋氏父子在朝則以吏部許之時吏部有東西互贊之議西府吏無他人王得之不爲倖也未數日僉憲卒給諫憂去延至戊寅方預考選復以書卷之誤授南戶部升淮安府知府値陳啟新奉差里居欲昌時照領憑見吏科跪禮昌時移文各府闗會凡見里居科員竝無此禮乃上疏下部得平調贑州府余謂王即得爲吏部不如爲淮安知府此一事大堪吐氣何止知府雖吏部尚書不得與爭貴賤也

會場房考與鄉場不同鄉場或至盡駁會場惟初次呈卷駁得一二卷故往往以不甚佳者先呈至於先後次第大約與本房商定惟甲戌烏程主考魁卷皆自定多從後列拔之至庚辰韓城主考自用益甚有一房全駁者或駁至再三不知如何而後得當漫取充數塞責而已文氣委靡名儁稀少得非以此之故然可以窺二公之用心矣

凡元魁文字各自有體元須渾成閎雅魁須鋒穎逼人無論鄉會未有能易此者丁丑元卷羅小遜初以相示余曰局緊而氣勁此魁墨也後乃爲元人不盡許也壬午余已閱定元卷小遜得次卷因欲易之余曰此卷英

才駿發但首作以從周立說畢竟是個偏鋒不如元作多矣小遜曰然遂不易也

文至今日餖飣滿紙幾於無處著眼惟博雅好古之儒足以振之其光氣一望而可知也余每閱卷不須由首徹尾不拘何處偶覰一二行果係佳卷自然與人不同然後從頭看起場中搜察落卷多用此法卽數百卷可以頃刻而畢無能遁者

宣城一派人人尸祝者三十餘年至今日而横加詬厲幾爲戎首今以平心論之按脈摩神落勢養局之法在今日爲之但苦其易薄耳若行以沈厚之意瑰瑋之辭何嘗不是名手假使生宣城於今日斷不爲當日之文

不須以後人而苦誚前人也
湯宣城居鄉大有物議或云凡親黨婦女宴會必微服
往觀一有屬意千計謀之必得而後已許子遜亦類此
文人無行遂爲千古通例然許之文吾亦未敢服首義
畏聖人之言特三畏中一事耳起中突用非言無由尋
非畏無由入於書意題脈有何干涉而謏者以爲雙禽
直入余不能昧心附和也
乙丑以後多苦僞子至今又苦僞經論者曰僞子可言
也僞經不可言也不知一涉於僞無一可者皆學問無
本苟拾唾餘之過非作者之過也大要壞自戊辰至今
日而凌雜極矣

劉士徵必達壬戌掄元年已暮矣起語云天佑人國必佑之以敬勝之主心天字有何來歷不過門面語耳主考竟以作程至庚辰已經二十年矣楊瓊芳復用入孟義曰必佑之以爲國之大臣益屬無謂而又以作程兩人年齒相近則又奇而又奇者也

文章須分眞贗昧者見之如烏之雌雄巨眼者見之猶烏鵲也獨怪以倪鴻寶主考而有丁卯江右之元以黃石齋主考而有庚午浙江之元皆贗物也鍇紙餖飣了無餘味而倖售於法眼吾所不解豈場中眞有鬼神二公亦有所不自主耶

丙子吳駿公爲湖廣主考首題煥乎其有文章先是戊

辰張寀有此義刻行場中有全錄其文者吳弗取歸語
余曰世乃有此愚人豈有主考同州人文字主考有未
見者爲何全寫庚午浙元表破中天憲初申日華先甲
二語乃石齋鄉墨而石齋不以爲嫌何也
四川乙卯鄉試最號多奇孟義及其閒一善言四句有
易爲杜者末一段云言一善也行一善也舜一善也野
人一善也深山一善也木石一善也鹿豕一善也貝沛
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議論得之蒙莊而不離本色
是以爲奇部中以爲破碎文體語復荒唐罰至三科今
且與正言孔子所云參前倚衡亦可謂荒唐否耶
熊于侯師旦亦以是科聯第品尤孤貴無一時語人傳

其年十九始學爲文入學卽中鄉試甲子典試山西二策及序俱不可句大率取材干古而采用太玄及逸周書尤多其中縱言魏璫而文字古奧少有喻者明年春以試錄處分正副主考八人熊獨免焉旋出爲督學卒於任年未及四十也

庚午福建試文無足取者獨七名徐明彬較爲簡凝而部中磨勘者卽此人也獨其毛詩文徹彼桑土分桑土爲二一云有木在山一云有地盈野指爲背注而不知載在大全未始不與朱傳相通也罰科已過而革去舉人冤矣

艾南英江右四大家之一中甲子鄉試刻歷試草稱已

備歷諸生之苦何人不然何足爲異至其自比古人藉造艱難將述以貽子孫比擬非倫其器量可知也甲戌會試入項水心煜房中榜後自刻其卷痛詆主司項甚患之而無可如何嗟乎得失偶然耳八股活計中誇甚英傑即居然一夜郎王不足道也況未必乎

首善書院鄒忠介公所建以講學者當時葉臺山作記董玄宰書石一時號爲雙絕然書雖名蹟猶可及也葉記中有僞學一段若逆知有後來之禍者今用爲厤局徐玄扈又以其半與西洋人作天主堂至今十餘年無有議復者余謂學可以不講而書院不可以不復也

樂陵宋侍郎槃以古道自居余初第謁之語甚久大率

戒以儉約爲事業功名之本如衣服一節須用一件方作一件未用不必預作此眞先輩之言視後進如子弟余深感之今無復作此等語向新貴者假使有之未有不以爲迂矣

張玉笥園維爲總河侍郎虛懷惠政近年所未有而非戡亂之才辛巳冬李賊破東平窺汶上警報甚急時漕舟涷阻者上自濟陽橋下至石佛寺銜尾十餘里張出兵於漕舟上下各結一營余謂之曰賊之不爲漕患恃有濟城在也何不結營於城北二三十里使賊不敢近城則不必護漕而漕無患矣今分兵以防漕不虞賊之乘虛以窺濟乎卽濟城萬萬無虞而賊從中段掠漕誰

能禁之竊恐十餘里間聲援不及鬨風奔潰將奈之何
張以爲然而逡巡未及改其不敗亦幸耳
寄囤一事票擬者宜加酌量二字方於事體爲便想當
日未曾深慮漫然決策無論一上一下車腳所費皆米
也漕卒乘機私糶瀕河百里無不食漕米者大礙之後
此於地方甚宜而拖欠益多追賠無路亦大可憂矣又
有阻凍在曠野者即於岸上作窖貯米不知此等寄囤
將焉用之

建文帝以僧歸北相傳葬之西山不封不樹非也今葬
處去　景帝陵寢不遠有石碑題曰天下大師之墓天
下二字用得絕奇其碑不知何時所立頃駙馬鞏永固

疏請追謚稱皇帝　上謂輔臣曰建文無墓何憑復追尊號遂止未有舉此以對者何也

墓之有碑古者或以下棺或以繫牲後世加以文字今諸陵惟明樓一碑題曰某帝之陵其祾恩門內皆有碑亭亭中有碑而無字以木柵閉之又似非繫牲者豈所重難著述之意耶至於大璫墓碑有文皆輔臣所撰其爲假借與否未可知矣

中國之山莫高於峨眉西域之山莫高於雪山峨眉絕頂半夜能見雪山至日出則不見矣其中佛宇以板爲之謂之古木皮殿不復用瓦以其高而多風用瓦則飄去也山半有老僧樹其樹先枯死而中空有僧坐化於

內其樹復活積久漸長數年之前有隙鏬尺許露僵僧之面今露處且欲合矣

衛紫菴肩文讀書龍門山中每雨後山水大至則往觀焉其水未至一二里磵壑之石無大小皆奔騰而前或十餘步或五六步俄而水至蓋水未至而氣先至有以使之也

太白武功諸山往往有積雪在深磵冬夏不消其中生雪蛆大者長二尺通體皆厚肉味極肥美以療痘毒及熱病甚效

秦地松樹彌望山中尤多其小者謂之松羔以木而稱羔與羊羔之羔義同余聞之土人云然不知者以爲中

篙之選將書作篙字則誤矣

古人以鹿心上脂膜吹作鹿鳴以其類相召也物自有好音者獵人取熊吹笛管以誘之每尋聲而至專聽如癡則以計取之也

保德黃河之鯉肥美甲天下所出之處僅僅三十里志以爲魚食石花而肥故又名曰石花魚也灤州之鯽與此相類又食奚物而肥余以爲地氣然爾鯽魚大者絕少此乃有四五斤者大或過於鯉魚杭州重湖鯽視此不及遠矣

菌之美者以滇之雞㙡爲第一然道遠而值貴也孔林楷樹生菌鮮者亦佳總不如青州之松繖生老松下類

纖而色紫其味乃諸菌所無惜不著名以其少耳

京師花卉瓜果之屬皆穴地熅火而種植其上不時灌澆無弗茂盛結實者故隆冬之際一切蔬果皆有每正旦進牡丹芍藥自歷朝以來沿爲舊例今　上惡其不時概從禁絕惟冬月所藏蘋婆葡桃尙如故也

萬厤初有進赤黑二種鸚鵡者曾出示輔臣命賦詩余近入西苑百鳥房惟有一白鸚鵡首有團毛每鳴則毛開如白蓮也又有三四緣者別無餘鳥虎城有三虎四豹後虎皆死無復更進　上之不重翫好如此

吳越錢鏐求以金印玉册封吳越國王當時言者以爲玉册天子所用中國境內無有封國王者朝廷一時方

多事曲從其請葢有所不得已也今楚藩新封有興國王不知何人所擬竟爾用之豈未見前史吳越之事耶彼謂興國州名無妨於事楚中縣名可用者何限乃必須用此亦不知大體矣

有韓經歷者陝西人爲濟寧衛候缺經歷父子寄居寺中已五六年戊寅冬夢至一府署有多人繕寫造册問其所以則城陷死籍也偶拈一册僅見有一濟字其人亟掩之驚而寤父子相與謀曰濟寧不可居矣遂求差往會城明年正月二日城陷父子俱死而濟寧固無恙也徒欲避濟寧之濟字而不疑濟南之濟字爲何則知定數所使不可逃也

建文帝既諱允炆太子名文奎年號又爲建文頒詔至
燕　成祖曰何重複如此　慈聖太后向謚爲　孝定
皇后　神廟之陵曰　定陵今　上皇子復封定王得
無亦近重複耶向使留心豈無一字易者執政之憒憒
至此
今　上外家劉氏原籍河間人故　孝純皇后之父贈
爲瀛國公以河間爲古瀛州地也要之原籍自原籍封
邑自封邑亦何用切切如此曩　孝定皇后之父贈爲
安國公不聞漷縣爲安州地也按宋德佑皇帝降元封
爲瀛國公雖與戚畹無涉然襲稱亦屬未妙天下國名
儘多何苦而不避也

道光丙午八月初八日金陵書肆中獲此祕本舟中偶記湘舟

玉堂薈記卷之四

玉堂薈記四卷明楊士聰凫岫撰凫岫字朝徹崇禎四年進士改翰林檢討皇太子出閣講學充校書官以職事糾中書黃應恩失當事意尋以經筵講官召對面諭考選得失疏劾吏部尙書田唯嘉太僕史𦵏所爲諸不法上用其語唯嘉黜免𦵏逮問再升諭德甲申得旨宣慰襄藩齎手敕諭左鎭入援會大學士吳甡出治軍請以士聰收山東義勇未及行京師陷士聰投愛女於井促妻妾三人偕縊己則仰藥自殺爲防守者覺灌之復活妻縣絶蘇二妾與女死焉棄家南奔督輔請爲監軍護諸鎭帥不果過江避兵武塘轉徙丹陽金沙鬱鬱不得志死於常州之方坐村著有靜遠堂藁凫岫在翰林

十餘年目擊朝政是非臣僚淸濁一一筆之於書持論
尙少偏倚以楊武陵由田貴妃而得相陳啟新因曹化
淳而上言辪國觀因皇五子死而文致其罪他書未曾
言及眞相明崇禎命相三四十人求其精神提挈得起
者惟宜興與烏程二人但俱不軌於正耳亦是正論只
不滿於宋玫或同鄉素有隙耶此本經曹楝亭顧湘舟
所藏頗爲罕見有語及穢褻者節去數則歲在旃蒙單
閼如月吳興劉承幹跋